

“说尽”莎士比亚

——梁实秋与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

高建惠

(天津外国语学院 汉学院, 天津 300204)

摘要:能“说尽”莎士比亚,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是中国众多翻译家的梦想,但中国几代翻译家呕心沥血,宿愿难成。梁实秋以一人之力,历经38年之久,终成大业。梁实秋的翻译本着“存其真”的态度,忠实于原著,无论在版本选择,还是在文体选择上不仅求全,而且求真。

关键词: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求真

中图分类号:HB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06)03-0116-03

都说莎士比亚“说不尽”,作为欧洲文学史上与拉伯雷并置的文艺复兴文学的“双峰”之一,其阐释的高度和难度都可以想见。解读莎士比亚尚且如此,更勿论翻译莎士比亚了,而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更是难以企及的了。古往今来尚无一人能担此大任,或者者浅尝辄止,或者者半途而废……如此梁实秋的功绩突显了出来,成为“说尽”莎士比亚的第一人。梁实秋的盛名主要来自对《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他是中国第一个、至今仍是惟一个,由个人译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家,梁译《莎士比亚全集》的问世被赞为“中国翻译史上一件大事”。

一、莎士比亚在中国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他除了早期创作一些诗歌外,主要作品是戏剧,现存的剧本共有37部。莎士比亚的戏剧情节生动丰富,语言精炼优美,对欧洲文学和戏剧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他的诗集也以感情丰富、诗句绚烂而著称,可以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永恒的经典,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对英国文学的贡献,它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世界各国都在传扬着他的伟大声名,如今对他的探讨和研究已成为世界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一环。

“莎士比亚在中国”更是个“说不尽”的话题。早在1856年,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翻译的《大英国志》中就把莎士比亚介绍到中国,书中提到的“舌克斯毕”便是莎士比亚。此后莎翁的名称一直没有定译,从“沙基斯庇尔”到“希哀苦皮阿”到“狄斯丕尔”,不下十种。今日中文世界通用的“莎士比亚”译名始于梁启超1902年的《饮冰室诗话》。至于作品内容的引介,

最早是透过蓝姆姐弟(Mary Lamb(1764-1847) and Charles Lamb(1775-1834))以散文方式讲述约二十出莎剧故事 Tales from Shakespeare(1807)翻译过来的。1903年上海达文社出版了未署译者姓名的《外奇谈》,用文言文译有蓝姆书中的十篇。就在第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纾(琴南)和魏易的文言文译本《英国诗人吟边燕语》,流传相当之广,影响也相当深远。

第一本莎士比亚全剧以戏剧形式译成中文的,是田汉的《哈孟雷特》(第一幕一、二、三场),1921年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12卷2期上,全译本由上海中华书局于次年出版。至此莎士比亚才开始以戏剧家的本来面目进入中国,受到学术界、出版界、戏剧界的重视与欢迎。20年代继田汉之后又出了近10本莎剧译本,但都未引起很大的影响。直到1934年鲁迅在谈到莎士比亚时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莎士比亚的译本。在我们深恶痛绝的日本,《吉诃德先生》、《一千零一夜》是全译的;莎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托尔斯泰有三种,陀斯妥耶夫斯基有两种”^[1]提出了全面接受莎士比亚的时代要求。

曾经有计划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是曹未风(1911-1963)、朱生豪(1912-1944)、梁实秋(1902-1987)三位。曹未风先后至少出版了十五种戏剧,但因早逝未遂宏愿。朱生豪从1935年开始,到1944病逝为止,十年之间,两次译稿被战火毁于一旦,失业后在贫病交加中翻译了三十一个剧本又半,英年早逝,壮志未酬,其为民族荣誉鞠躬尽瘁的精神可歌可泣。他的之江大学同学虞尔昌痛其英才早逝,惜其千秋功业,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的时候,赓续他的遗志,补齐了所有历史剧(十种),集为《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957年由台北世界书局

收稿日期:2005-09-16

作者简介:高建惠(1977-),女,河北保定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汉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方平、章益、方重、杨周翰、张谷若、杨德豫、梁宗岱、黄雨石等翻译家，拟出版以朱译莎剧为主体包括诗作在内的《莎士比亚全集》，由于历史原因这部《莎士比亚全集》到1978年才问世。全集共11卷，除了由方平、吴兴华、方重三位校订朱译三十一个剧本之外，朱生豪未译的，都另外翻译补齐。其重大意义在于它是中国莎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1980年，台湾河洛书局将其引进台湾，后由台湾国家出版社于1981年重印。

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6卷本《莎士比亚全集》，1996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在大陆第一次出版了梁实秋译2卷本《莎士比亚全集》，同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英文编辑苏忠福等人校订翻译的2卷本《莎士比亚全集》。1998年译林出版社又延聘英语界和戏剧教育界专家裘克安、何其莘、沈林、辜正坤等多人，对朱译本进行全面修订，再经索天章、孙法理、刘炳善、辜正坤诸教授补译、新译之后推出新版《莎士比亚全集》“八卷本”，译本篇目全，不仅收了莎氏三十九部剧本，还收了他的长诗、十四行诗及其它抒情诗。译本以朱译所依据的牛津本为基础，再以1974年和1997年最新美国河滨本加以校订，兼容了这两种版本的优点。这是迄今我国最全的“莎集”。1999年方平以诗体译的“全集”也由河北教育出版社隆重出版。

二、梁实秋译莎士比亚

从1921年10月出版莎士比亚第一部译本以来，中国翻译莎剧的译者有40多人，莎诗译者20多人，可谓洋洋大观。但在如此众多的译者中，至今为止，国人中也只有梁实秋是以一人之力完成这项伟业的。

梁实秋译介莎士比亚要追溯到30年代的胡适。1930年胡适就任靠庚子赔款建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翻译委员主任，制定了中译莎翁全集的庞大计划。他物色了五个中英文俱佳的人才，分别是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叶公超和梁实秋，拟1931年召开第一次年会，五人五年内译完37个剧本。然而，年会从未召开过，其它四人，或者根本就没有到位，或者是略作尝试，便歇手不干，只有梁实秋，独任艰巨，坚持把全部工作担当到底。

翻译是很寂寞的事，尤其是面对莎翁多达37种的戏剧，外加三部诗集。梁实秋为此“穷年累月，兀兀不休”，自1930年开始至1967年完成前后花费了近40年光阴，才得以大功告竣。梁实秋在大陆译成10剧，最早译成的莎剧译本是《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和《暴风雨》，1936年5月至11月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印出。抗战初期译了《第十二夜》，1939年9月在香港出版。后又译了《仲夏夜梦》，商务印书馆因通货膨胀，纸价飞涨而未能付印，被梁

实秋带到了台湾。胜利后还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上篇台湾明华书局出版过。1949年6月梁实秋到台湾后至1964年又陆续译出10部莎剧，连在大陆翻译的10剧一起集为《莎士比亚戏剧集20种》由台湾文星书店出版。1967年又译出17剧，全部共37剧，集《莎士比亚全集》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1967年8月6日台湾“中国文学协会”、“中国语文学会”等团体联合发起并举行了“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出版庆祝会”，与会者近300人。此后一年补译莎士比亚诗三卷（维诺斯与阿都尼斯、露克利斯、十四行诗），全集40册，300万字，终告完成。

此一艰巨工作前后持续38年，梁实秋因此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传人”，他的成就是中华民族莎士比亚翻译家们奋斗自强不息精神的结晶。在功成名就之际梁实秋又忆起了心愿未遂的胡适先生，在《雅舍小品集 影响我的几本书》中他说：“胡先生一直关注这件工作，有一次他由台湾飞到美国，他随身携带在飞机上阅读的书包括《亨利四世下篇》的译本。他对我说他要看看中译的莎士比亚能否令人看得下去。我告诉他，能否看得下去我不知道，不过我是认真翻译的，没有随意删略，没敢潦草。他说俟全集译完之日为我举行庆祝，可惜那时他已经不在了。”昔人虽逝，壮志终成，可算是对逝者最大的安慰和回报了吧。

梁实秋说自己是“认真翻译，没有随意删略，没敢潦草”是实事求是的。他在谈自己翻译莎士比亚时说，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版本问题。^[2]自从1623年第一部莎士比亚剧作集问世以来，三百多年间，莎氏作品曾以不同的部数、不同的文体、不同的选编者出版过多种版本。较有影响的就有美国河滨本，英国的牛津本、诺顿本、阿登本等等。莎士比亚生前不曾以作者的身份发表过他的剧本，全集是他辞世后由两位同事演员刊行的，所以对莎士比亚版本的校勘本身就是版本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但这一问题常被我国翻译工作者忽略。梁实秋则想尽办法弄到各种编本以备选，选择时他以原文而不以其注解是否丰富为标准，后来大凡与莎士比亚有关的书籍文字都在他收集、参考之列，边研究、边体会，日积月累自己的收藏竟“比起国内任何大学图书还要壮观一些”。^[2]最后他选定了由W·J·克雷格主编的《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1892年版），这个版本未经删节、最具莎剧原貌，且行销广泛，较为大众所接受。

关于这版莎剧中所谓猥亵性词语与笑话的内容，校勘专家们各执一词，有的版本甚至把这些内容全部删去，1818年英国就出过这样一个删节本，一时成为笑话。梁实秋认为“戏剧里的插科打诨，本自有其时代背景的意义。纵然涉及猥亵，亦无伤大雅，有时且可表示一种心里健康的意味。牛津本是个完整的本子，没有任何删节，我翻译时也没有顾及任何忌讳，我努力试行恰如其分的把原文忠实地翻译出来，以存其真。”^[2]这种“以存其真”的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使梁实秋无愧于一个严谨

认真的学者型翻译家的称号。

梁实秋对翻译始终抱有“存真”的态度，以再现莎士比亚原貌，不单只为流传，还对学术研究负责。所以当周兆祥指出梁实秋译本的两个现象，一是梁实秋特别注意保留原著的意义，达到了译者自订的“不删节、了解正确、不草率”的目标，但由此带出的第二个现象，则是译者在行文时显得拘谨、缺乏文采。梁实秋后来承认了这样的指责，并指出这是他为了达到忠信而付出的代价。但梁译本朴实无华，忠实准确的翻译对学术研究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存其真”的观念同样体现在对译本文体的选择上。关于中译本的文体问题素来有争论，是用散文体还是用韵文体，翻译家们一直争论不休。莎士比亚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剧作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不仅写了154首十四行诗，而且其戏剧作品百分之九十的文字也是有格律的诗行，即照当时写戏的流行办法，用“素诗体”(Blank Verse)，即抑扬(轻重)格每行五音步无韵诗体。所以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显然与原作不符。著名翻译家还有剧作家或诗人们如朱维基、孙大雨、曹禺、卞之琳等都尝试过用诗体翻译莎剧，1999年方平以诗体译的“全集”也由河北教育出版社隆重出版。但何种诗体最适合译莎士比亚的“素诗体”至今还没有得到定论。

尽管如此，梁实秋最后还是采用了散文体。关于这一点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30年代出版的莎剧译本的《例言》中他说：“莎翁的原文大部分是‘无韵诗’，凡原文为‘无韵诗’体，则亦译为散文。因为‘无韵诗’中文根本无此体裁，莎翁之运用‘无韵诗’体亦甚自由，实已接近散文，不过节奏稍为齐整，所以译文以散文为主”，“我的译本是以散文为主，如果能有人把原文的无韵诗译成中文的无韵诗，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我们应当馨香以求。不过所谓无韵诗并不是等于把散文拿来分行排印，这是很重要的一点。”^[2]梁实秋同时又说，无韵诗体也

不能简单的阐释说明莎士比亚原文的节奏，莎士比亚的艺术手段并非那么简单。从其标点符号看，莎士比亚使用的就相当不正规，其实他是自成体系的，目的是指导演员们在舞台上背台词，产生抑扬顿挫的效果。所以，在译文中梁实秋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标点符号，有一句原文就有一句译文。翻译以原文的句子为单位。“不是直译。逐字直译会成为令人无法卒读的文字。也不是意译，意译可能成为流畅的文字，但与原文的语气和节奏相差太远。”^[2]可见其用心良苦，尽心尽力求真求实的匠心独具之处。

作为学者型翻译家梁实秋对莎士比亚作了大量研究性工作。他早期主编《新月》月刊，1935年创办《自由评论》周刊，写了许多评论文章，所论或为文学之本质，或为新文学之趋势，或为翻译之技巧，或为西洋文学之精神。而在莎士比亚翻译过程中除了对求实的翻译观点的论述外，更多的是考证工作。在“全集”的每一部前都有一篇序，序中详尽的介绍版本历史、著作年代、故事来源、舞台历史、文本研究情况等等。此外还有对内容或语言技巧如双关语，俗语等的大量注解。无论对于读者阅读赏析，还是对学者研究考订都极具参考价值。2001年7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从台湾引进梁译《莎士比亚全集》、《莎士比亚四大喜剧》、《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梁译本在内地首次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与读者见面。

作为中国独立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第一人和唯一一人，作为莎士比亚中译本中最忠实与详尽的全译本，梁实秋和他的《莎士比亚全集》都将彪炳青史。

参考文献：

- [1] 鲁迅. 读几本书 [A]. 鲁迅全集: 第5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71.
- [2] 柯飞整理. 梁实秋谈翻译莎士比亚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8, (1): 47 - 50.

“Ending” Shakespeare

—Liang Shiqiu's translation of the Collected Edition of Shakespeare

Gao Jianhui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Chinese Department, Tianjin 300204, China)

Abstract: Many Chinese translators have a dream of “ending” Shakespeare and completing translation of the Collected Edition of Shakespeare, and they exert their utmost effort to make the dream become true. Finally they end in failure. While Liang Shiqiu gets so great success after 38 years work by himself. Liang Shiqiu translates the Collected Edition of Shakespeare with factuality and loyal attitude to the original work. Not only when choosing the edition but also when selecting the style, he demands perfection and truth, modality and sign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Both Liang Shiqiu and his Collected Edition of Shakespeare are splendid forever.

Key words: Liang Shiqiu; Translation; the Collected Edition of Shakespeare; Factuality